

刘秀兰 著

卢卡契

新论

20 世纪

世界思想和理论斗争漩涡中的乔治·卢卡契研究

G E O R G E L U K A C S



西北大学出版社

卢卡契新论

20世纪世界思想和理论斗争
漩涡中的乔治·卢卡契研究

刘秀兰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卢卡契新论/刘秀兰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10

ISBN 7-5604-1421-4

I. 卢… II. 刘… III. 卢卡契, G. (1885~1971)
-理论研究 IV. B5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2460 号

卢卡契新论

——20 世纪世界思想和理论斗争漩涡中的乔治·卢卡契研究

刘秀兰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开本 23 印张 602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04-1421-4/B·37 定价: 38.00 元

序

何西来

刘秀兰的学术著作《卢卡契新论》行将付梓面世，一个多月以前已将校样寄给我，希望我能为她写一篇序言。秀兰是我在西北大学读书时的低年级同学，又长期在我的母校执教，专业接近，算是同行；再说，此书的有关章节作为论文单独发表时，我也读过一些，对于她认真求实的学风，有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也就痛快地答应了。不意细事纷冗，杂务缠身，直拖到现在才动笔，很觉过意不去。

就我所知，秀兰从事卢卡契研究，已有整整十年了。她的专业研究方向是马列文论，写过许多这方面的论文，其中很有几篇在刊物发表后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产生过较大影响。她教的也是马列文论的课程。研究卢卡契，是她个人学术战略的一个重点，以此为突破口，拓宽原来马列文论研究和讲授的领域，以形成开放的学术格局，便于广泛吸纳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与信息，自己也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以研究为支撑，这些年来她一直给研究生开着卢卡契研究的专题课程。她是真正做到了如《礼记·学记》上所讲的“教学相长”的，用我们常用的表述方法来说，也可以称之为“教学与科研相结

合”；积以时日，锲而不舍，惨淡经营，于是有了这本《卢卡契新论》。十年磨一剑，十年辛苦非寻常，人们从书中既能够看到磨砺后的剑芒，也不难体会到作者同时也是在磨砺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灵魂。

读完这部很有分量、写得很扎实的论著，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首先，卢卡契这个选题抓得好。在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中，卢卡契是一位做出了独立贡献，并且产生了全球性影响的杰出思想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整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段里，他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始终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不为已经取得政权的共产党领导层所认可，带有明显的非官方的，乃至“异端”的性质。然而，他本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忠诚，却是始终如一，矢志不移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影响要远为大得多，他是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学派的重要理论源头，甚至被称为“鼻祖”，就是说，他是从以往正宗马克思主义过渡到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人物。抓住这个人物，有利于在多维度的对比参照中理清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在这一点上，很能见出秀兰的理论眼光和学术识断力。

其次，从个人马列文论研究的学术格局和实施策略来说，秀兰的卢卡契研究是掘了一口深井。她没有在那些一般性的文论命题上花费过多的精力，更没有去十个指头抓跳蚤，而是聚焦于卢卡契这样一个长期争议颇大却又贡献突出的理论家身上，知人论世，以人的研究带起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论证与辨析。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秀兰的卢卡契研究，看做是他马列

文论研究的制高点，属于重中之重。她有一股韧劲，抓住了，就不放；咬住了，就决不松口，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一步一步深入，稳扎稳打，不急不躁，耐得住坐冷板凳，终于集腋成裘，水滴石穿，取得了个人学术研究的突破。这种精神是很让我敬重的，也值得一些年轻的学者们效法。秀兰为人厚重，不属于那种敏捷颖悟、才气横溢的一路，她完全是靠了“挖山不止”的毅力，苦干出来的，这就尤其可贵。

再次，这部《卢卡契新论》广泛吸收了国内国外重要的卢卡契研究成果，资料翔实，论证明晰，持论也较为稳妥，是截止目前我国最为完整详备的一部卢卡契研究专著。卢卡契不是那种只在思辩的王国里讨生活的学院派理论家，他既是国际共运的著名活动家，同时又是理论家，思想家。他的理论生涯起步于文学艺术的理论探索，并将这方面的兴趣保持终生，但他关注的领域却几乎涉及马列主义的所有重要方面。因此，作为马列文论的研究者，秀兰并没有把她的卢卡契研究仅仅局限于文艺学，而是放开胆量，把卢卡契的全人，全部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都统统纳入自己的考察视野中来，进行评说。例如，全书从对卢卡契早期的学术活动的考察入手，依次研究了他与国际共运的关系，他在哲学、美学、文艺学上的贡献，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关系，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等等。这样，即使只对卢卡契的文艺学作出评价，也会由于准确把握了它在卢的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而变得更符合实际。但这对研究者来说，难度就大多了，许多不熟悉的领域甚至需要一点头地从头学起。

又次，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情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既有胜利的进军，成就了辉煌的业绩，同时又走

过了一条曲折的路。作为这一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独立思考者，卢卡契既常常卷在事变的中心，又处于理论探索的前沿。就是说，他作为活动家的一生，都没有完全摆脱高风险，高危险的境地。他的坎壈曲折的人生，牢狱之灾，流亡之苦，家国沦亡，宗社丘墟，仇敌的迫害，自己人的批判等等，他都身历过，思考过。这种时而波峰，时而波谷的丰富复杂的经历，再加上他的超常的头脑与智慧，就是他比一般人更贴近生活的实际，更能够洞察事变的进程，并加以理论的升华。中国人有“多难兴邦”的名言，多难也可以兴人，兴论。他的许多论断，远远超出了同时代国际共运中曾经显赫一时的大人物的头脑，使他成为先知先觉者。他不被理解，被排斥于主流之外，被反复地整肃、批判，被判定为异端，错误。然而，到了世纪末，随着前苏联的“解冻”浪潮的出现，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遇到了空前的悲剧性的挫折以后，当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负责任的学者们从重击下清醒过来，重新反思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行程的时候，人们重新发现了卢卡契的理论的价值。中国的理论界也一样。秀兰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也可以说机遇下，加入到卢卡契研究的队伍中来的。卢卡契的论著，早在30年代，就被部分介绍到中国来，很得胡风的赞赏，并对胡风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胡风遭到批判，被定为“反革命”，卢卡契也因而始终扮演着“修正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的反面理论教员的角色。因此，秀兰以及其他我国的卢卡契研究者世纪末的卢卡契研究，就负有把被颠倒了的事情再颠倒回来，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的责任。这样，《卢卡契新论》也就不能不是一本具有深刻反思性质的书。事实上，这本书也正是站在世纪反思的高度，对卢卡契及其理论进行了

再思考、再评价、再认识。

最后，是这本书在立论上的谨严和实事求是。从秀兰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作为大理论家的卢卡契是一个在理论上求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早年的文章《论议会活动问题》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以后，他就对自己的左的观念进行了认真的反省与纠正，此后再也没有犯过左的错误。在秀兰的笔下，是把这篇文章以及列宁的批评引起的震动作为卢卡契思想发展和理论探索的“第一块里程碑”对待的。谁都不是完人，谁都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因而，对一个严肃的郑重的理论家来说，能不能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如何对待自己在反思中发现的谬误和缺失，就成为理论家理论品格的试金石。在这一点上卢卡契是非常了不起的，不仅列宁对他的批评，让他终生感念，铭记不忘，而且当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在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人们中被重新肯定，并且在一片赞扬声中再版时，卢卡契仍然不忘记强调指出这本书中一些观点的错误。研究对象的这种品格，大大影响了秀兰《卢卡契新论》的学术风格。她的文字没有飞扬的文采，也不追求夸张的效果，她尽量争取在平实的甚至有时略显质木的文笔中，把事情条分缕析地交待清楚，求实、严谨，决不哗众取宠。对于复杂的理论问题下判断时，她除了交待清楚问题提出的背景，症结所在等相关的情况外，总要尽可能详尽地摆出各家研究者的意见之后，才提出自己的判断或结论，而这判断和结论多数都比较稳妥，有时甚至会让人感到她也太缺乏必要的犀利与锋芒，但细想，她的这种宁稳勿躁的方针，宁可严谨、稳妥，决不轻率的作风，还是非常可取的。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明显的可以改进之处，比如引述太

多，有时不免显得堆砌，使得文气沉闷；论析卢卡契的某些重要论著，引述多而评论嫌少；对于卢卡契在中国的影响，文章本来还可以做得更丰满些；在立论稳妥和谨慎的后面，有时不免掩映出旧观念、旧框框的拘系等等。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充分肯定《卢卡契新论》的学术价值，它完全能够反映出我国世纪之交卢卡契研究所达到的境地，包括它的成就和欠缺。

感谢秀兰在这世纪之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界贡献了这样一部沉甸甸的大书，作为老校友，我衷心地向她表示祝贺。我以上的感受肯定有很多不妥之处，希望听到秀兰和她的书的读者们的批评。

2000年10月19日 六砚斋

前 言

卢卡契坎坷政治生涯 中的执着追求精神

20世纪世界思想和理论斗争漩涡中的伟大思想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乔治·卢卡契（1885~1971），紧跟时代步伐，在坎坷政治生涯中执着追求，在思想发展和理论研究中取得了惊人的成果，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卢卡契的坎坷政治生涯

1918年卢卡契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不久，就陷入窘迫的政治境况。

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只存在了133天。这期间卢卡契参与政府工作，从事思想教育和文化宣传方面的活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反革命力量袭击而覆灭，卢卡契流亡维也纳被捕。当时德国报刊登载《营救卢卡契的呼吁书》，很多有声望的人，像理曼德·贝尔、霍夫曼、理曼德·默尔、保尔·恩斯特、布鲁诺·弗兰克、马克西米利安·哈登、阿尔弗雷德·克尔·海因里希和托马斯·曼等共同签名呼吁：“营救卢卡契不仅是党的事业，对于在个人交往中深知他的纯洁的一切人来说，对于惊叹他高深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许多人来说，都有义务抗议这种引渡。”^①在这种呼吁声中，奥地利当局释放了卢卡契。此后他就成为流亡

^① [美] E·巴尔：《乔治·卢卡契的思想》，转引自张伯霖编译《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75页。

维也纳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成员。这是卢卡契坎坷政治生涯的开始。

1923年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问世后，引起强烈反响。国际共运内部和外部对卢卡契过激批判逐步升级。对他作了系统的、接二连三的严厉批判。虽然说这些系统批判和严厉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书中的确存在严重失误。诚如卢卡契在《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中所写：“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1923年）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过渡。尽管已经有意识地试图用马克思来克服和扬弃黑格尔，但是一些有决定意义的辩证法问题还是按唯心主义方式解决的（自然辩证法、反映论等）。”^①但不考虑失误造成的原因，不顾及书中还有非常珍贵的探索成果，采取一棒子打死的极端做法，使卢卡契承受了极大精神压力。这是卢卡契政治生涯中的最重大事件。

1929年卢卡契起草的《勃鲁姆提纲》，是根据兰德勒尔理论和观点写成的。他在这个提纲中汲取了他在《论议会活动问题》一文中曾受到列宁严厉批判的教训，重温了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后激烈论争引起的理论反思和坚定信念，决心与自己那时不稳定的左右倾激进立场实行决裂，含蓄地反对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刚刚通过的认为资本主义趋于崩溃的观点，试图描绘这一新时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类型学；又强调在反对匈牙利霍尔蒂暴政斗争中需要有过渡性民主主义口号。认为从霍尔蒂政体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卢卡契的主张遭到共产国际书记处强烈反对，受到立即开除出党的威胁。卢卡契离开党的实际工作，在匈牙利被非法拘留三个月后不得不避难奥地利。这次托马斯·曼呼吁：“对他来说，驱逐的事总算过去了。他有一位妻

^① 《卢卡契自传》，杜章智等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214页。

子和三个孩子，他同他们在维也纳生活，他的生活痛苦，只靠他肉体和精神方面的苦行僧式的天性才能忍受。”^①当驱逐决议被否决后他已经离开奥地利前往莫斯科。这是卢卡契政治生涯中遭遇的又一沉重打击。

1949年前后斯大林路线在匈牙利推行。党的领袖拉兹罗·拉伊克被指控犯有铁托主义罪被处决，拉科西在匈牙利推行“个人迷信”，卢卡契被指控搞修正主义。这时卢卡契确定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形成民主和社会主义联盟的思想，认为欧洲正在形成一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批评斯大林清洗时代的非人道主义行为，指出个人崇拜时期科学研究停滞的严重后果等。由于斯大林一意孤行，运用权威阻塞言路，致使丧失自知之明，使原本能少犯或不犯的错误，酿成了无法挽救的危害国计民生，破坏民族尊严的祸患，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损失。在这种颠倒是非的严酷政治斗争中，受害最深的必然是那些出于革命责任心而努力探源的人。卢卡契属这类受害人。他的言行都是应当受到保护的，但却受到严厉批判并迫使他作自我批评，使其不仅在政治上受挫折，而且在学术界也失去了立身之地。这对卢卡契来说是致命的。

1956年在纳吉政变中，卢卡契任匈牙利党中央委员和纳吉新政府文化部长。他在裴多菲俱乐部哲学辩论会上阐述了自己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争取自由民主等主张，想挽救匈牙利共产党。因为当时匈牙利共产党存在问题很多。纳吉政变中，他认为裴多菲以诗歌为武器抨击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联合反动沙皇镇压匈牙利革命，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献出自己宝贵生命，借用裴多菲名声可以组织起力量。但当纳吉接管外交部，并声明匈牙利从此退出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防御的华沙条约组织时，卢卡

^① [美] E·巴尔：《乔治·卢卡契的思想》，转引自张伯霖编译《关于卢卡契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80页。

契坚决反对，遂辞去部长职务，退出政府。当苏联出兵干涉后，纳吉被捕两年后被处决。卢卡契免于死，流放到罗马尼亚，从此远离政治，过着完全隐居生活，一心致力学术研究。此后对卢卡契著作进行公开批判，非议他的一些重要理论著作，批评他的人民阵线观点，民主观点，低估党的领导作用的观点。这些都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和人类社会走向的重要理论问题。这次卢卡契的失误在于没有能够看出纳吉改革路线的最终目的与他的改革路线的实质性不同。他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却不能在追查原因时否定他的有益的重大探索成果。

1957年和1958年的纳吉政变覆灭后，再次接连不断地掀起批卢卡契浪潮。批判者说他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削弱无产阶级专政，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网罗反革命力量。指责他关于斯大林路线的想法是非科学的虚构，批判他关于我们时代主要矛盾的观点。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评论家汉斯·科赫，批判他的方法论中有唯心主义倾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削弱；前苏联评论家J·艾尔斯伯格批判卢卡契称重复资产阶级的陈旧理论。这些批判，大都采取新老账一起算、全盘否定、一棒子打死的做法。但历史浪潮不可阻挡，历史规律无法抗拒，是非曲直自有历史评说。

二、卢卡契的执著追求精神

卢卡契一生受过各种思想影响，作过多种探索，犯过不少错误，经历了种种磨难，但却从未挫伤他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

少年时代的卢卡契，辜负了父亲让其子承父业当银行家的期望，受益于文化沙龙探讨学术气氛熏陶和感染，点燃了自由意识火种，激励起他追求进步的精神。

卢卡契早期学术思想，最初受当时占统治地位哲学流派新康德主义影响很大，特别是从新康德主义演变而来的“生命哲学”深刻影响着他，决定了他早期学术思想形成。尽管他接受新康德

主义“生命哲学”并初步形成思想体系，但这样的思想体系与他的进步追求并不完全一致，他找不到摆脱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途径和方法。这时卢卡契却在马克思著作中得到启示，特别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定了从劳动分工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异化问题。正如他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分析的：“从个体立场看，劳动的现代分工的本质，在于把劳动从工人那种永远是非理性的，从而是有质量的能力割裂开来，并把它置于那种外在的、与工人人格毫无关系的、客观的、目标明确的判断标准下。资本主义主要经济倾向，正是这种同样的生产客观化，生产和生产者人格分离。”^①从卢卡契上述论述中，能看出他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带来的客观现象，但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也不能用阶级分析方法判断这种现象，当然便不可能找到改变这种现象的途径。因为这时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席美尔、维贝尔观察问题的方法看待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估计不足，没有充分理解他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上取得的成果。卢卡契早期学术思想发展到第二阶段，是受从黑格尔向马克思演变而来的“历史哲学”影响。使他对黑格尔主义反动立场和观点有所警觉和防范，他有意识对黑格尔思想和理论进行深入探索，重点研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具体分析黑格尔美学，卢卡契试图把黑格尔学说与马克思思想和理论结合在一起研究，这使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表现出复杂性。这也表现出卢卡契勇于探索的精神。

匈牙利 1919 年革命失败后，卢卡契在革命前途问题上与当时匈共主要领导人贝拉·库恩发生对立，他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很快取得胜利，选择了过激立场。在流亡维也纳期间，他

^① 《现代戏剧的社会发展》，第 308 页，转引自阿拉托和布尼茨《青年卢卡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第 16 页。

与意大利极左派博尔迪加和特拉契尼以及荷兰的潘涅库克和戈尔斯特密切合作，他们团结在第三国际极左派机关报《共产主义》杂志周围，宣扬救世主义乌托邦目标，宣布和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切制度和生活方式实行全面决裂。1920年卢卡契在《共产主义》第6期上发表《论议会活动问题》，文中主张坚决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受到列宁严厉批评。列宁认为他这篇文章中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列宁的批评使他认识到，他之所以长期停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是极端主观主义影响的结果。列宁的批评是他世界观转变的开始，他更清楚地把历史前景与日常实践联系起来，特别是系统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左倾”过激立场变得温和一些，并逐渐认清其危险性。列宁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使他认识到热情代替不了知识和经验，国际共运各国存在的“左派”幼稚病，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初期共同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表露。当他了解了国际共运中“左派”幼稚病的各种表现、产生的根源和实质、克服的途径和方法后，他开始对他的《论议会活动问题》一文作深刻反思，并对同时期写的其他有关文章也作了大改动，取掉了“左”倾激进主义提法。他在20世纪20年代，认真阅读大量列宁著作并写出《列宁》一文，高度评价列宁思想和理论：“列宁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消除了各种简单化和捏造，而且还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法，使它变得更具体、更有内容。列宁主义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已成为实际的理论。”^① 列宁对他的批评是他理论探索的第一块重要里程碑，他终生无怨。自此他一生再没犯过类似错误。

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根据新探索，对书中失误部分作了认真反思。像关于“实践概念”，关于“总体范畴”，关于

^① 卢卡契：《列宁》，1967年西柏林版，第66—67页。

“异化、物化和对象化”，关于“同一的主体—客体”，关于“辩证范畴”，关于“自然辩证法”，关于“反映论”等失误部分被改造成时髦观点，即在当时学术界，对任何信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表白，报以冷嘲热讽已逐渐开始成为一种时髦。把他的理论研究的失误，和这种时髦观点混淆造成了混乱。卢卡契在认真反思的同时，提出很多构思正确的倾向：恢复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中源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纠正机械唯物主义倾向；坚持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和非理性问题比较分析，论证人性和人道主义研究中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强调一切错综复杂的精神现象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应深入研究它们各自的特殊性，避免庸俗社会学倾向；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作理论，纠正党内非马克思主义宗派主义倾向；指出苏维埃腐化现象表现在各个领域，影响革命队伍纯洁性，是败坏革命传统的危险倾向；强调策略能使共产党人获得真正灵活性和对特定时刻需要的适应性，有效地反对各种机会主义倾向；指出无产阶级自我教育，是无产阶级成熟的生命因素，它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苦的，必须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提出研究人类史前史，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的论断，批判庸俗经济学倾向；坚信马克思对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言充满历史必然性，批判远离历史必然性的空想二重性倾向。卢卡契对这些正确倾向的分析和论证，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之处，但它却没有能够遮挡住书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卢卡契的思想特别活跃，书中的闪光点到处可见，像“物化”与“异化”、“绝对”与“相对”、“永久”与“永恒”、“理性”与“非理性”、“内容”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必然”与“自由”、“自由”与“民主”、“暴力”与“飞跃”、“和平”与

“竞争”等，卢卡契对此都作了具体分析论证，虽然不尽完善，但其理论探索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卢卡契越来越认识到他的探索失误与成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高度矛盾的理论混合物”。他含蓄地比喻：“如果我们允许浮士德胸中藏有两个灵魂，那为什么一个常人，当他在一个世界性危机中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时，就不能肯定他内心会泛起各种彼此冲突的思想潮流呢？”^①但他思想发展和理论探索中存在的矛盾冲突，存在的和谐的兩重性，决不是对立分明的两端，黑白分明的画面，只充分表现出他的执著追求精神。这是卢卡契思想发展和理论研究的第二块重要里程碑。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历史走向，极不容易把握和确定。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各种形态考察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预言是科学的，它为无数革命者所信仰。但要达到美好明天，必须经过无数后继者历尽艰辛，执著追求。急于求成，一步登天，万万不可能。俄国的苏维埃共和国模式，对匈牙利来说，可借鉴，不可照搬，必须结合匈牙利国情。卢卡契在《勃鲁姆提纲》中提出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明确表示不应重新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是慎重决策。因为自贝拉·库恩 1919 年在匈牙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到《勃鲁姆提纲》制定，只经历了 10 年。第一次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所以失败，是时机不成熟，是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历史必然，10 年中虽有变化，但社会发展规律不可抗拒，在匈牙利，政治和经济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有某种程度发展，但没有质的改变。这一点，匈牙利人民最清楚。何况，卢卡契已意识到他的主张在匈牙利和国际共运内部，很难被接受，但他认为正确，虽然他也感到不合“时宜”，自愧缺乏政

^① 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1967），商务印书馆，1992 年 10 月版，第 3 页。